

# 追思敬爱的王老师

●贾桂祥

惊悉,我们敬爱的王慕荣老师与世长辞了。在这抗疫的节骨眼上,我们不能与老师作最后的诀别。嗚呼哀哉!

王老师是1965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高材生。在北师大她是校合唱队队员、话剧社的骨干演员、广播室播音员,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里有王老师的身影。1960年到1965年,他走遍大江南北,豪情满怀,奔赴山西,他和另外三个同学被分配到当时最贫穷的朔州市平鲁区(时为平鲁县)当老师。王老师在凤凰城(原平鲁城)中学、李林中学(井坪中学)执教多年,担任过学科组长、教务主任、主管教学副校长,是令平鲁教育界十分推崇的语文老师,是冠全县的优秀教育工作者,是光荣当选的第六届山西省人大代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有记者将王老师出色的工作业绩发表在《光明日报》和《人民教育》上。1982年底王老师担任雁北幼儿师范学校校长,是当时雁北地委、行署所辖县团级学校中惟一的女校长。她一生为之骄傲的是桃李满天下。

前不久,正值大同市新冠疫情袭来,静默管理刚开始,我得知王老师病危入大同市某医院医治,三五天后病情有所好转。谁料,又过几天她住的内科竟有新冠阳性感染,王老师及陪护的女儿一起被转移到另一家医院。我心忧虑间,11月2日上午就传来噩耗,王老师在汹汹疫情中离我们远去矣,享年82岁。

王老师育有仨女儿,在身边工作的有俩女儿,医院只允有一个女儿陪护。她大女婿还是平城区区级领导,因防疫工作需要,每天鏖战在抗疫第一线,已好久未能回家。大女儿闻知母病危,赶紧拿上寿衣去见妈妈最后一面,但防疫之下辗转而去,母亲与女儿已是阴阳相隔。姐妹俩悲痛之中手足无措,仓促之间,应抗疫要求,看着母亲遗体被殡仪馆拉走去冷冻,俩姐妹也被拉到隔离酒店去隔离。王老师的孩子最懂得大局为上。

我们的王老师,年轻时漂亮,干练,意气风发,雷厉风行,说话洋气,唱歌很美,讲起课来抑扬顿挫,京腔京韵的底气,加上播音员一样的普通话,漂亮的板书,渊博的知识,令我们听课的学生痴迷不已。我是1978年春,在李林中学

高考前文科补习班上才有幸听王老师讲课的。学习仨月,每天享受着王老师的传道授业解惑,她用清脆的声音、精辟的讲授、耐心的辅导,滋养着我们高考前渴望知识的心田。

改革开放初期,拨乱反正,春潮涌动,一大批知识分子走上领导岗位。我们的王老师被雁北地委提拔担任幼儿师范学校校长,王老师丈夫狄老师也调到雁北行署教育局教研室工作。时我在雁北行署办,因工作关系,经常能接触到王老师;因与老师家住较近,有空就去看望王老师,多数是聊工作,因王老师心里装着的是幼儿师范的校舍建设、图书器械、教育教学、教师职称、学生食堂、学生实习、学生分配等等,每次都是见狄老师在做家务、管孩子。记得一次去看王老师,她颇为激动地讲述了一件不可“与外人道”的事,概括起来就是,学校拟作一个重要的决策,她班子里一同志,与她商量时一个说法,她信以为真,几成决定;但背后该同志向上汇报了另一个说法,让上级领导深深误会了王校长,给她以严厉批评,并明显冷落她。我们的王老师啊,多年挺立于三尺讲台,向她的学生传递着光明磊落、正直勇敢、勤奋上进、助人乐己……她自己也养成一种秉性,说话不绕弯子,做事干脆利落,对上对下言行一致,实事求是,守信重诺,绝不透迤,如上古时君子风度。她哪想到,在政界,就有一种言不由衷、看风使舵、阴阳两面、甚至挑拨离间的坏习俗。但刚直磊落的王老师,绝不随俗,即便饱受委屈,也不改她黑白分明之原则。

王老师如很多女领导干部一样,特别要强,哪项工作都唯恐落后,处处都要干得出色。学校里操心费神之事,排满她的日程,鲜闻她有空锻炼健身。1984年初,王老师光荣地去参加省人代会,在陪同屋代表去量血压时查出自己也是很高的血压了,大夫嘱其坚持吃药,可她仗着身体底子好,压根没当回事。但是这年6月份去浑源县日夜加班完成招生任务返回地区时,突然走路困难,被同事背上汽车,直奔地区医院诊治,限于当时医疗条件,未能查出病因,输液观察一天后老师就回校忙她工作了。这次有惊无险之后,我印象很深的是,行署分管教育的领导与王校长谈完工作,正儿八经叮嘱:王校长,血压高了,必须吃降压药,而且不能中断。王老师非常高兴地接受。后来一天,我见到王老师,问吃降压药的事,王老师嘿嘿一笑:记住了就吃,忙了就忘掉,当然今后要坚持。我知道,那时候老师的心思全放在了幼儿师范新教学楼的建设上。在1988年,我们这一心扑到工作上

而对身体太过大意的王老师,突然出现脑血栓症状,尽管及时医治,还是落下了半身不遂。但坚强的王老师绝不屈服,右手不能写字,就改用左手,照样写出刚直端庄的字体,开会做笔记一如往常;右腿走路不利索,就把重心放到左腿上,拖着一条腿也不误楼上楼下忙来忙去。我见老师有一次抱着几个档案袋子,一拐一拐上到行署办公楼,说给学校教师争取职称指标。望着老师艰难的步履,我觉得她真如关汉卿比喻的“蒸不熟、煮不烂、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作为校长,她为学校长远发展、为保障教职员工安心工作,真是拼尽全力、恪尽职守啊。

雁同合并后,我到异地工作,只能偶尔去看王老师,及几年后我去省直单位工作,更难有机会见到王老师。但每有雁北熟人相遇,就问及王老师近况。2000年8月份,王老师相依相伴的爱人狄老师因病去世了,王老师也于是年退休了。失去亲人的悲苦,离开她心爱工作的寂寥,心脑血管疾病就爆发出来纠缠她。一日中午午休,她恍惚间听到狄老师叫她开门,就忘了自己还是病人,不顾一切开门下楼梯,一脚蹬空,整个人从楼梯上滚落下去。待保姆与邻居扶她回到屋里,她却安慰大家,没事,我肥胖肉多,没有骨折。多么要强的王老师啊,可病患总在折磨她。2006年的一天,王老师拄着拐杖在她幼师校园凹凸不平的操场上走路锻炼,她喜欢看学生们生龙活虎的样子,突然脚被拌了一下,她本能地想去抓住身边走路的学生,而未得学生理会,却因太过用力,身子又不协调,重重地撞在了操场边的铁栏杆上,一只眼睛血肉模糊,但王老师自己爬起来,还要挣扎走回去。周围人们见状急忙要给她孩子打电话,王老师却拦住:我女儿有课,不要打扰,叫120吧。急送医院,医生一看眼球都撞碎了,手术进行了三小时,缝合了三百八十多针。缝合伤口中,王老师还淡定地说,庆幸撞坏的是只视力不好的眼,只要还有一只眼能看,就有光明相伴。医生为她的坚强惊讶不已。这就是我们的王老师,一生都在顽强战斗。前半生与歪风邪气斗争,后半生与疾病痛苦斗争,战斗在2016年又一次脑出血后,彻底瘫痪在床,失语失忆,不能自理。我敬爱的王老师啊,是一位志士、一位战士、一位斗士,她一生死死扼住命运的咽喉,以一种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无惧无畏,活出生命的底蕴与顽强,永远是激励我躬身前行的光辉榜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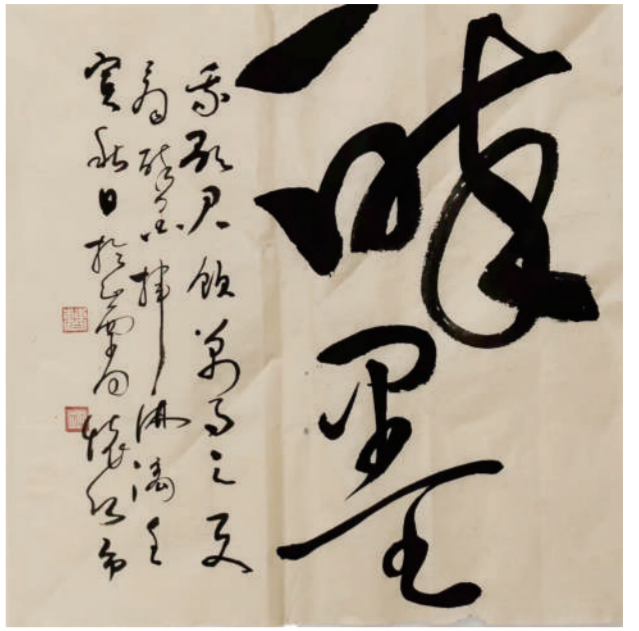
春去冬来,斗转星移。似乎眨眼间,她的学生——当年高中毕业的我们也竟退休矣。去年卸职回同后,我有暇

随老师大女儿燕燕去养老院探望王老师。老师年轻时精干高雅,中年后丰硕丰腴的身材,眼前躺在床上,竟浓缩成令人惊讶的瘦小老人。老师看我,似认不认,张嘴想说,但言语不清;眼睛盯着看,但目光已不传神;我细声呼唤王老师……王老师,她便呜呜呀呀地啼哭不已,其状如孩童般委屈地哭。我淌着泪水,努力寻找心中的王老师,仔细倾听她的哭声,音质依然纯净,但音高不再洪亮。我抚摸着老师的手,软软的,好像与她无关。我们帮老师翻身,她四肢能动一股,当年只能躺着。我喂老师喝营养糊糊,许是尝到食香,她极力挣扎着想抬头吮吸,然根本无力实现,我这边从嘴角喂入,她那边从嘴唇流出……泪流满面的我,一个劲儿发问:咋这样啊?咋这样啊?女儿说,妈妈吞咽功能不协调。燕燕姑娘每周周末都来陪伴,小方桌上放着许多营养品,衣服收拾得干干净净,“尿不湿”一包又一包……

敬爱的王老师,年轻时才貌超群,曾有多少仰慕心仪的粉丝啊!走到生命末端时,却是这样令人心疼、心揪、不堪、不忍啊!此后,王老师讲台上、主席台上的形象与躺在养老院床上的形象常常交替浮现于脑海,引起我对生命来去的奇异思考,一个巨大的问号萦绕心头:年老后生命质量与生命数量孰轻孰重?老龄化社会到来后,如何保障老龄人口的生活、生命质量,确实是需要摆上国家重要日程的大课题啊!但愿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进程中,能有更神奇的医疗技术医治老年慢病,让我的王老师下得床,站起来,朗声笑着,再唱一曲《唱支山歌给党听》——1971年我在平鲁城小学读书,下午课后给班主任老师抱去全班作业本,听老师们在说,中学那边正开会,会后王慕荣老师给唱歌呀。我听后,一气跑到隔壁的中学校,进入好大的房子(后知叫礼堂),挤进人群,刚好掌声响起来,王老师开始唱歌,妈呀,和广播里唱得一模一样。从那一刻起我就牢牢地记住了,平鲁有位北京来的了不起的会唱歌的语文老师!

呜呼哉,敬爱的王老师,年轻时那样得轰轰烈烈,年老后这样得沉沉静静,就这样不声不响地离开了我们而去,给她的学生们留下太多的惋惜与怀念!人生啊,这曲曲弯弯的生命之河,谁能料到会怎样、怎样地流过?嗟呼,万物芸芸,各复归其根。生命的来来去去,本就只是一个过程吧,残酷的自然规律,谁都都得适应吧,所谓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哉。

愿我们敬爱的王老师把美妙的歌声洒向天堂。精神永存!



曹子文书

## 朔州诗词学会抗疫作品选登

### 闻老同学当防控 志愿者有寄

●李志斌

老来衣袖佩红章,做个巡防志愿郎。  
昨夜杀消区北角,今晨分菜院南墙。  
众人相守多欢悦,时疫能除少恐慌。  
隔壁阿翁休道谢,村邻亦护我亲娘。

### 抗疫感赠

●师红儒

消息塞天今不难,为多勇士敢求安。  
仁怀救世情千古,圣手抽丝麻一团。  
入耳新闻频寄慨,出门爽气转成欢。  
歌诗愿献匹夫力,心与国旗同样丹。

### 抗疫期间生日自题

●王建国

封城抗疫不能扛,生日居家影几双。  
桌上菜肴扶酒兴,枝头雀鸟聚轩窗。  
一生肝胆豪气,半世胸怀照大江。  
报国此身为己任,可怜到老未心降。

### 致敬白衣天使

●康彩兰

一心惟抗疫,奉献不知名。  
四野披霜重,连天拂晓行。  
核酸检测,大爱筑忠诚。  
奋战何辞苦,人间有至情。

### 再战新冠

●梁峙山

新冠作态逞凶狂,祸及同胞庆气祥。  
壁垒森森查旧迹,旌旗猎猎验行藏。  
停车止步居家暖,把酒吟诗得句香。  
拨去乌云和煦处,晴空万里看朝阳。

### 歌赞防疫者

●卜兰如

欲把新冠阳转阴,白衣日日瘦一斤。  
莫嫌车马往来少,但见核酸试频频。  
志愿街头方显爱,洪涛山下已逢春。  
防疫救助不知倦,万语千言久感恩。

### 赞白衣天使

●苏子强

真情见何处,探甲卫红尘。  
一袭白衣秀,千家秋色新。  
同擎胜利酒,共敬守护人。  
雾散云开日,喧喧笑笑颜。

### 志愿红

●闫关山

时艰共克运资忙,扫码搬蔬献热肠。  
聚力凝心情似火,青春绽放党旗扬。

### 感吟

●李宇霞

静默方知秋色好,欲嗅又见白衣行。  
微躯无别情分别,怀报仁心一座城。

### 抗疫有感

●吕剑锋

三分山脉七分川,高嵩凝心战疫篇。  
静默居家持一意,深长报国悟双肩。  
警蓝光彩从容见,大白英姿飒爽然。  
化险为夷夷释尽,云城气魄彻云天。

### 全员核酸检测

●王爱芬

霏霏一夜润平畴,雾笼烟迷晓未收。  
翠叶如新裁碧玉,白衣新洗入青眸。  
三三两两随云聚,短短长长任水流。  
相拥和风多坦荡,不教疫困上心头。

## 朔县年俗杂忆(六十四)

# “特儿特儿”——旺火特儿

●陈永胜

“特儿特儿——旺火特儿!”  
“特儿特儿——旺火特儿!”  
说起添仓节,这“特儿特儿”的声音就倏地一下回荡在我的耳边,这是我少儿时记忆。七八岁的时候,添仓节那几天,跟在比我们大四五岁甚至十几岁的娃娃和后生们的屁股后面,使足吃奶的劲儿走街串巷地“特儿特儿”地喊,说实话,当时并不知道这“特儿”的含义,只好黑夜回家问母亲。

“妈——啥叫‘特儿’哩?”  
“‘特儿’就是炭,姐不是一后夜跟着罗三他们在街上要炭哩?”  
“那平常咋不把炭叫‘特儿’呢?”  
“妈不知道。咦,刨老根呀?假期作业到底写好没?”

朔县的儿化音并不少,但“炭”字并不儿化,前几年我在某本讲音韵学的书里得知,这种儿化并没有一定的规律,在各地的方言里都有这种情况出现。比如朔县人念的“特儿”就是先把炭加上儿,组成“炭儿”,然后高声快读,就发出了“特儿”的音,很是上口。至于说外地人听懂听不懂,就是另一回事了。

## 二

添仓节是汉民族的一个重要节日,正月二十日叫“小添仓”,正月二十五叫“老添仓”。在一年四季的诸多节日里,除了“小年”和“大年”外,添仓节是第二个一节两过的节日。由此可见,添仓节在民间的地位是仅次于年的。关于朔县人如何过添仓节,那是后文的事,今天我要说的就是这个“旺火特儿”。

朔县人过“小年”不是全旺火的,过大年则是无论贵贱与贫富,家家户户都要烙个旺火的。老小添仓节是要垒旺火的,但不是家家户户垒,一般是一道巷子里垒一个,炭的来源来自“百家”。这是朔县城里的习俗,乡下有没有这种习俗,我不清楚,不敢妄说。

我家住的巷子叫十家巷,位于大寺庙后边的操场街和北城墙之间,巷子东西宽三四米,南北长大约一百八十多米,当初在巷子的东西两侧呈“非”字形排列着五家院落。十家巷由此而得

名。一条巷子住着十家人家,每家的占地平均在一亩以上,这在全城是独一无二的。或许是全巷子的人口少吧,人们比较齐心和向热。往往是一家有事,九家关注。细想起来,这种和谐局面的形成,添仓节也是有大功绩的。

## 三

添仓节旺火的炭来源于“百家”,但并不是家家户户自动“集炭”,而是有一支“队伍”挨家逐户地讨要。

这是一支比较松散的“队伍”,拿我们十家巷来说,每年都有老队员退出去,新队员补进来。一般来说,大后生娶了媳妇以后,就自动“退位”了;新队员的年龄大小不等,小的有四五岁时就跟着哥哥们参加了。我好像是六七岁的时候就跟着这支队伍满街跑了,在领队的带领下,“特儿特儿——旺火特儿”地喊叫开了。

不知不觉中,我们这茬在娃娃们已成了这支队伍的主力,大约是1976年的正月十九,“小添仓”的前一天,我们的“头头”罗三说:“明儿的旺火要想垒得大,今儿就得要多要炭。”

“那得要多少呀?”三铁柱问。

“我看得三四担才行哩。”五余回答。

“最少也得两担半。”罗三补充答。罗三比我们大四五岁,在巷子里,和他同年仿月的人不多,他随不上人家那些年龄大的,就干脆混进了“我们的队伍”当了“头头”。倒也能干,把我们指挥得团团转。

我们说干就干,中午吃了饭就行动,我们担了两架担仗(四只箩头),大约有两二十几个人,也像个“队伍”了。

“特儿特儿——旺火特儿!”我们喊着这嘹亮的“歌声”走了一家又一家,到傍晚的时候,十个大门就走遍了,可收获并不大,勉强强算是一担半。

“不够,明儿得出外面要哩。记住:明儿吃了早饭就集合。”罗三就像农业社里的队长,黑着脸不高兴地安排着明天的任务。

## 四

改革开放前的朔县人还是很穷困的,能够一年四季烧得起炭的人家除了部分人外,几乎是没的。倒不是朔县没炭,而是人们没钱买不起炭。没钱就得想没钱的办法,搂柴禾、捡料炭、撮锯末、剥树皮,八仙过海般地能不买炭就不买炭。买上一大马车炭,延念着烧,和当年的吃素油一个模样。“80后”的人是想象不出来的。

在这种背景下,要炭似乎比要饭还难啊。好在添仓节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习俗,大多数人的想法是“没多还有个少哩,还能叫娃娃们白跑了”,因此,给碗大一块的,给拳头大一块的更多。在我们的巷子里,除去不去肖温老人和杨二老人这两家孤儿寡母的院门外,其余的人家我们都是白跑不了的。

二十日上午,在罗三的带领,我们先去马神庙巷要炭,虽说马神庙巷和我们十家巷仅仅隔着一条操场街,但已经是“外面”了,要炭的难度自然比本巷子大。那遇上不给开大门的怎么办?我们就在人家的门外“特儿特儿”地喊,一浪高过一浪地喊,直到人家很不情愿地从门缝里扔出一块鸡蛋大的失去光泽的炭来后才肯罢休。

功夫不负有心人。到晌午张来的时候,我们已从马神庙巷要到了柳家巷,足足有两担了。

下午我们就开始在巷子口头垒旺火,反反复复地折腾,天全黑下来的时候,我们的旺火也就垒成了。

“焰哇!”罗三下令。

一阵滚滚的浓烟后,旺火映红了我

们的巷口。

“咚,铛!”  
“噼噼啪啪——噼啪。”

虽说那时的大麻炮和鞭炮并不充足,但我们的心情却是十分得难以平静。等到旺火红到高潮的时候,不少家庭的大人们就抱着三两岁的娃娃们出来烤旺火了,对我们的旺火行家手里般地品评一通,说些家长里短的漫无边际的话语,人们的脸上无不荡漾着和煦的春风。

## 五

过了“小添仓”,第五天的头上就是“老添仓”。此时我们已经开学了,好在那时半后夜就下课了,还不误正我们“特儿特儿”地满街跑。

在人们的心目中,“老添仓”的地位高于“小添仓”,旺火就理当比“小添仓”垒得大才好。这就给我们的炭炭生增加了相当大的难度。因为除去本巷子外,凡“小添仓”去过的巷子是再不能去了,只有再往远走,甚至可能得从东门要到西门。

添仓节的两个旺火,和大年三十的旺火不同。大年三十的旺火,等到接回“神”后,再从旺火上挟几块火红的放到家里灶火里,寓意“把旺气接回家中”,然后任其自然燃烧,直到破五那天才清理的。添仓节的旺火一般只燃烧两个多钟头,然后拿铁锹摊倒,分给每家每户,凡是出过炭的家庭都有份,而且都挣着要,哪怕是鸡蛋大的一块也不嫌小。据说是,拿了这块炭,今年的光景就会发旺,也就是吃不愁、穿不愁、烧的更不愁。

其实这不过是个美好的念想吧。然而,一个人,一条小巷,一座小城乃至一个民族,只要这美好的念想不灭,总有一天会发旺起来的。如今我们的中华民族不正是这样吗?